

仙草吟

赵星

著



感恩木立芦荟，视它为仙草。

缘于生理、心理，得到木立芦荟的天赐，它让我的身心换了人间。

缘于对于木立芦荟，倾注了一些情感，做了一些观察、研究，也生出一些心得，积累了一些图片、文字。

中国青年出版社

Xiancao Yin

仙草吟

赵星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仙草吟 / 赵星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153-3286-4

I. ①仙… II. ①赵… III. ①芦荟—中国—现代—摄影集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J429.5②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2137号

责任编辑: 彭岩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57350407 门市部电话: (010) 57350370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80 × 1230 1/32 9.875印张 150千字

2015年6月北京第1版 201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 6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感恩木立芦荟，视它为仙草。

缘于生理、心理，得到木立芦荟的天赐，它让我的身心换了人间。缘于对于木立芦荟，倾注了一些情感，做了一些观察、研究，也生出一些心得，积累了一些图片、文字。

木立芦荟是稀罕之物，拿它来说事儿，弄点图片、文字会点意思。置身于读图时代，定位《仙草吟》为摄影散文集，是讨巧的文学艺术形式。

希望在木立芦荟文化领域会有所作为。



目 录

1	芦荟哥的木立芦荟庄园
2	我的木立芦荟情缘
20	元气爆棚的木立芦荟
29	木立芦荟鲜花也芬芳
42	木立芦荟干粉藏金
46	中国的 XO
49	木立芦荟畜、禽也传奇
55	木立芦荟猪肉才疯狂
60	阳光下的木立芦荟庄园

65	我的芦、羽、茶、饭
66	我吃木立芦荟
91	球我索求
114	茶语人生
140	酒囊饭袋到草根
153	我的摄影视界
154	我的摄影观
177	我拍人像
189	行摄夏伊犁
195	我拍木立芦荟
203	我拍郁金香
207	《灵魂的跳帮》拍摄日记
219	灵肉瘦身的断想
220	灵肉瘦身
255	青莲秋拾
260	云端品啡

芦荟哥の木立芦荟庄园

[题记]“食品安全的庄园式探索”，一个让人拍案，直击时弊的命题。以散文的形式，挥洒芦荟哥木立芦荟庄园的创意，却也足够刺激。

润物细无声。当庄园成为食品安全的流行语，孙智斌这个芦荟哥的木立芦荟庄园，不经意间，已经生长了18年。

现如今，偌大的木立芦荟庄园，不光有几条藏獒看家护院，更是木立芦荟家族成员拥簇：库房里，几十吨木立芦荟干粉一袋袋地囤积，几十大罐的木立芦荟花酒静卧。猪圈、牛圈、羊圈里，上百头木立芦荟猪、30多头木立芦荟牛、20多头木立芦荟羊在撒欢。木立芦荟大棚内外，几百只木立芦荟鸡、鸭咯咯咯、嘎嘎嘎地叫着，还有小鸟混迹于它们中间，想要过一把木立芦荟鸟的瘾，叽叽喳喳地在争食。庄园外围，5个大棚的木立芦荟植物直插棚顶，这才是芦荟哥的心肝宝贝，是木立芦荟家族兴旺发达的不竭之源。

尽管放心，只要芦荟哥的老脸往商标上一印，一旦涉及食品安全问题，这些木立芦荟家族成员，当然可以溯及到他本人。

我的木立芦荟情缘

1

毛泽东“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给了“文化大革命”一个缓冲的出口，成就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走“五七”道路的大气候，让“文化大革命”从打砸抢的混乱，走向平稳；让被赶出校门的学生，被打翻在地的保皇派，有了可以生存的立锥之地。

正是被这个政治洪流裹挟着，1970年的隆冬时节，作为“五七”小战士，芦荟小哥哥孙智斌，随同父母和姐姐、哥哥、妹妹，举家从沈阳插队到锦西县（现葫芦岛市）新台门公社简屯大队二队。也是差不多的时间，一辆带拖斗的解放牌卡车，装载着我们的家当，还有父母、姐姐和我，越过冰封的大凌河，从沈阳来到简屯大队

一队。

房子是生产大队安排的。因为有6个孩子，芦荟哥家住的是独门独户。我们是唐家让出半边厢房。两年后，大队才安排独院给我们。锦州地区农村的房子，弧形房顶，进房门就是灶台，上面一口大铁锅架着，下面烧柴，或者烧煤，隔墙连着里屋的炕。

进入里屋，靠窗是炕，炕头到炕梢，整一个大通铺。炕席上面铺上被褥，按照老幼尊卑，一家人就睡在上面了。饭桌常年摆在炕上，饭后也不撤下来，上面会摆一些小食。客人进门就上炕，盘着腿，大烟袋就点上了。

地面是坚硬的土地，鹅卵石一样凸凹不平，猪、鸡、猫、狗可以随意走动。要说最小的动物，还是跳蚤和虱子，它们在衣服、被子里面可以见到，我们家偶尔也是有的。木方格的纸糊窗户，分为上下两扇，上面的一扇可以向上掀开，春夏之间，窗外满院子的绿色却也养眼。

从情感上看，简屯是我的第二故乡。农村的8年生活，让我剔除了小市民意识，也没有沾染上小农意识，实现了我人格的完善。也与芦荟哥一家人，结下了患难之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城市里面乱糟糟的，农村主要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相对单纯、安静。农民老实、憨厚，没有那么复杂，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

是很紧，对我们也没有太大的敌意，而是表现出友善。

人是环境的产物，到农村插队不久，妈妈就当起了大队的保管员，偶尔客串一下小学的音乐老师，爸爸抽调到县里宣传部帮助工作。我们小孩子，就忙着上学、放学、上山、下河了。

锦州的苹果得到过毛泽东的评价，也确实是名不虚传。西沟就是一个苹果园，两面山坡上面都是苹果树。那儿的黄元帅、国光苹果一等一的好，可它们是大队的，是公家的，是不可以随便吃的。盛夏、深秋摘苹果的时候，每家会分到一些。忽然记起，我是吃着这些苹果长大的。

西沟还有一个景点，是沟口的坟圈子，那里的青稞子疯长。芦荟哥胆肥，经常带着我去坟圈子割柴。那个地方土质肥沃，青稞子长得粗壮，也不大有人敢去。我们去到，看到茂密的青稞子中间，冒出的一个个浑圆的土黄坟头，或者慌乱中偶尔踩到一块白骨，一脚踩进墓穴，当然也是心在嘴里的。

不敢去又想去，怕鬼又想见鬼，一次，就真的撞了鬼了。鬼使镰刀跳过石头，重重地滑向右手食指，半边指甲被掀开，指甲根部留下的微缩西沟半辈子都在，吃了木立芦荟粉末才填平。割柴火我是跟着混的，镰刀磨得却可以刮掉腿上的毛，割手见血是经常的。去家对面的关山割柴，被看山的老头追赶着，从山坡上

面滚下来，带着一身的露水回家，又被大队的喇叭追着，到大队部去认错。

由于跟看瓜人混的熟，我们还去山上的瓜田吃香瓜。看瓜人懂瓜，专门摘熟透的给我们，在身上擦干净，轻轻一掌打开，甩掉瓜瓢，一口气干掉3-5个。瓜地的窝棚边，阳光下，晒着填满香瓜的肚皮，一觉醒来就到午后。去山地参加拔花生的劳动，边拔边捡大个的拨开，粉嫩的花生米吃一肚子回家。刚出土还没有断生的花生，可以吃到花生的心跳。光着屁股去大石砬子上面跳水，我经常被芦荟哥推下水，自己却一次也不敢跳。

在农村插队，爸爸、妈妈保留每月200元的工资，全家吃着城镇人口的口粮，还种着房前、屋后、屯西有1亩的自留地，养着猫、兔子、鸡。菜园子里面土豆、黄瓜、豆角、大葱、大蒜、茄子、西红柿、萝卜、白菜自给自足。冬天，还在菜园子里面挖个菜窖，储存白菜、萝卜、土豆、苹果等过冬。当然，酸菜也是要渍的，没有酸菜就没有年味。

除了丰衣足食，又与知青姐姐打成一片，情感世界也不是很匮乏，就只是感觉天大地大，蓝天白云，无拘无束，就像走在田垄沟里面放着风筝。以阶级斗争为纲更多是大人的事情，“文革”对于我们不太苦情，芦荟哥与我，情感朴素却也长久。

孙大爷，芦荟哥的爸爸，叫孙亮高，是我们家的常客，过年过节是一定在的。只记得他是8级木工，一身好手艺，不知道他还是中医世家。他好酒，经常与爸爸对饮。要求也不高，供销社打回来的散装白酒，一盘花生米，农村大鱼大肉的会有，溜肉段、红烧带鱼什么的，来一盘更好。两家人也是常来常往，来去都不用打招呼，想吃饭坐下来就是，我也是长在他们家的。孙大娘对我们就更好了，慈母一样，那是看着我们长大的。

同样作为“反革命”崽子，芦荟哥从小习武，又不能容忍农村的小伙伴欺负我，便经常用拳头说话。记忆中，他就是我的贴身保镖。一天课间休息，吃母乳到11岁的奶孩子秦长军，骂我反革命崽子，房东的大小子，用黑棉袄蒙住秦同学的头，孙智斌和我上去就是两拳。不知道是谁的一拳，把他的鼻子打出血了。好在我的班主任是锦州人，也没有更多训斥，只是告诉我，以后不要再打人。放学后，我躲在厕所不敢回家，妈妈硬是找到我，一起去秦同学家里赔礼道歉。

班主任张素娟老师个子不高，圆脸，大眼睛，30多岁的年纪，算是靓女。待人和蔼可亲，和妈妈一样正直、善良、有文化，锦州师范学院毕业后，嫁到简屯的唐家。在农村，老师是锦州市城里人很合我意，加上又是妈妈的挚交，与我们家常来常往，作为小

学老师，她在我的记忆中埋得最深。

70年代的北方农村，闭塞是天然的。农民的棉袄都是油亮油亮的，穿破也不会拆洗。他们却不稀罕外面的世界，具有一种高贵的排外情绪。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背景下，地富反坏右都时不时拉出来斗斗，我的父母倒没有那么严重，我被人欺负却是常有的事情。在学校里，张老师就是我的监护人、保护神。

在学习上，她对我的要求很严格，天天额外给我布置一些作业题，每周还要检查一次。还让妈妈监督我，每天临帖练习一页钢笔字，说字是门风，要拿得出手。“文革”期间，学习没有抓紧，硬笔书法倒是下了一些功夫，写得也说得过去，一看就是练过的，至今，都可以拿得出手。

当时，雷打不动的事情，是在炕上的饭桌上面，每天写1-2张纸的字，一写就是几年。最喜欢的是《智取威虎山》的行书，练得还是有一些样子的。《红灯记》的楷书作为基础，怎么说都是要练好的。《愚公移山》的行草就练得少些。这3本字帖薄薄的，应该是0.14元1本，后来，想买都找不到。现在，书店里面字帖满天飞，那么好的楷书、行书、行草却不多见。张老师常常嘱咐我，不管谁打你，都不要还手，也不许你骂别人，你就只管好好学习，将来为你爸爸、妈妈争口气，做一个有出息的人。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蛮有预见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到今天都有现实意义的最高指示。从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经历看，一旦经历了广阔天地的历练，一旦亲近泥土，亲近自然，真的就会意志坚定，志存高远，会有一些作为。

1975年夏天，我升入新台门中学。当时，正是批判18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时候，大兴开门办学，一个学期的上课时间，加起来不足25天，学习早被看作是副业。今天看来，尽管有一点过分，有一点主次颠倒，不务正业，投入到农村的广阔天地，投入到学农、学工、学军的社会实践中去，又何尝不是学习。现在的孩子，恰恰缺少这种成长经历，缺少意志力的锤炼，缺少对于社会的认知、责任。

我的拳头没有芦荟哥的硬，笔头却胜他一筹。由于当时我作文写得好一些，再加上干什么都不甘落后，学校的每次批评会、讲用会，都有我的发言。写发言稿是要活学活用、引经据典的，也是要有思辨力量的；读发言稿更是需要激情，需要朗诵水平的。说不定我的文学功底、演讲能力，多半是这些发言稿打下的基础。

除了讲用、批判，学农劳动是主旋律。春回大地的时候，去距离学校十几里的农场种地，到山上栽树。天旱的时候，下到生

产队担水抗旱，扁担压得肩胛骨头都凸出来。夏天，我们在大田里面施肥、锄草，难免草和庄稼一同被锄掉。秋天，我们参加庄稼的收割，到地里掰玉米棒、拣棉花、拣黄豆。农闲的时候，我们参加修水库的劳动，还要修梯田，到山上割草，拾粪、积肥。冬天的牛圈，一镐头刨下去，牛粪渣渣是要冷冷地砸到脸上的。

当时，教室是不长待的地方，更多的时间泡在田地里面，同学中，本来就农民的孩子居多，还要经常与农民打成一片，经常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对于这些，觉得很好玩，没有太多苦难的感觉，也学到了种田、种菜的手艺，收获了很多农业方面的知识。特别是零距离地亲近农民，大家在比学赶帮超，我才小农意识、小市民意识通杀。作为劳动报酬，有时还可以到小队部，换几块豆腐回家。小葱拌豆腐，有劳动成果的味道，有原生态的生长环境，和着白高粱米饭，吃起来真是大补啊。

现在看来，这是难得的人生经历，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是有赖于广阔天地无边无际的放养，正是因为缺少人为因素的禁锢，没有按部就班地学习，才成就了我发散性、逆向性、创造性思维，才积累了不竭的灵感思维。正是经常地面朝泥土背朝天，才锻造了我志在必得的意志力，才浇筑了我坚持、执拗、求真的个性。也正是田地的单纯，让我与芦荟哥的情谊有了深度。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是我最喜欢，也最愿意书写的诗句，每一笔的抑扬顿挫、刚劲有力是必需的。钢笔字歪歪斜斜的样子，号称是童子功，却是一副书法的姿态，如同春寒料峭，却桃花挂在树梢。单调、沉闷、不务正业的“文革”生活，就是从四五运动开始，吹进了一丝春的气息。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那天16时，我骑着单车放学回家，进入简屯河对岸的树林间，一阵哀乐传来，赶紧下车肃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极其沉痛地宣告，毛泽东主席逝世。那天，简屯大队的大喇叭哀乐声不断，夏青哀婉的声音滚动。第二天，戴上黑纱、白花，在学校设立的灵堂，我们参加悼念活动。1976年，见证了中国的大悲大喜，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约离开中国人民，哀乐不绝于耳。唐山大地震，30万人长眠地下。那个时代的人，大多会有一再响起的哀乐记忆。

10月7日下午，我们集合在学校的操场上。3点多钟，扩音器里传来天安门广场的欢呼声，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真是大快人心事。教育事业出现了转机，学习也越来越被重视。同学之间也不光是比纪律、比劳动，更主要